

欽定四庫
○松漢記同卷上

正文

△○○松漢記同
卷上

宋○洪皓○撰○○

松漢記聞



宋洪皓輯

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鬥之狀。且謂侍臣曰。失地開闢。乃有此物。常作用。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驛之敗。高延壽高惠

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木末悉縱之，獨坑靺鞨。開元中，其酋魁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吏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為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首豪族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

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詳女真傳

女真之主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

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

真，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

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

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

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

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

代祖名佺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
闕、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
李、董、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
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
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
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東、追謚穆憲
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
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
刺東、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吳

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
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第二人、長曰吳
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
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
果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陰太祖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
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
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
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克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

礪切力木側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

曰三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木

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

毬墜馬死同礪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同

倫所收改今主養於固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礪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太粘罕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

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曰賢為沂王燕

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摘鄆感板指板

○**李極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閻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

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亦由

粘罕其親類漢兒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

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李極烈

都元帥李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

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鄆音或去悟失名希尹封陳王

為左相。誅宋克。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為兀朮族誅。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綿。毛氈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膻肭臍。硃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

每齋必割羊

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所以雜色毛者。繩或線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為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割必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幕首。而見其面。用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子。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

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
為勝風俗皆遜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
瑟為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筭形又善
結金線相瑟、為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
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尅絲甚華麗又善撚
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
指換連鞞辛酉歲金國肆菁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
亦有目微深而鬢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黃龍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
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女
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尊馳馬
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
則飲、亦有起舞歌謠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諧往來
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遠逐馮走不遠數里其携
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約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盞他人欲其不驗、

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主之伯故。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其父亦託字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誌。高宇文以趙貧。命趙為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孺甚厚。魯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為姓。右姓曰高張楊實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亦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机滅其王。大誣謾徒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閭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為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為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為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纜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而去。其居故地者，歸契丹，舊為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聞鷄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為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為僧，自為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外三

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

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

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閭中以

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其人戇朴勇

驚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

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

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遏山下不

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闔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

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髻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

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冒骨子契丹事迹謂之勝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天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

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

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

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

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

人搜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

室急以手握鞞骨打止得其柄。拔其胷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為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為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倫善待之。

刑

刃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來海東青使者。終釋特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閹閼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

酋為何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為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

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

女酋粘罕。悟室。姜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

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擄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雲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為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摠使遼，人

命習儀，擄惡其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孽，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姜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姜宿下馬，蹠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

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是河西也國
人立其季父於燕俄必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
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
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
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
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
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博易之打女真後多
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

大實林牙猶翰林季士後
整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季士後
俗人繫以小名居官上

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

既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

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實畏罪

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

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

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

都姑帥兵經畧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
三千里大實游騎

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

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寶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寶所得今梁王大寶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其亦懼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為

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

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
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
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
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
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
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長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
遂不納投達鞏達鞏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
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鞏善射無衣甲余都出
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

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
論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
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器貯之其次以
瓦器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
先以烏金銀盃酌飲以質者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
如中國密糕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為之形或
寒具方或圓或為柿蒂花大畧類浙中實楷
糕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
之或以鹿麕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

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蹇瘠則留也好辛辣則退材好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為耻女家亦以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甲申海神婢牛馬千數群每群九牯一牡以資遺之未謂妻為薩耶罕妻謂夫為愛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

節數止於三彼言擗骨地者即跪也

刑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間之則

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舊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搜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以下抄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一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另抄

妻女二字及七行二有以下應刪

日以為戲。寶貨車馬為人所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
竊者才力。凡一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
所獲。雖備饗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
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
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餼之類。次則携壺小亦打
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
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
戲。金主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

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金主疑之。曰。是
人欲嘯聚為亂。剋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
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金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焚拜。公卿詣寺。則僧
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
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
多為僧衣。盂也。鉢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

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有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如婢欲脫隸者役纔以數千囑請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過法蓋嚴幸賞千百十中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

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勅令止飲行未抵治

所有一僧以捺於癭孟遮道而獻捺於木多有文綾可受多用為椀

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

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

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

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

獻我昔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

奉此為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

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

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金國之法，國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有官人為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

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擺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剛

剛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

鷄，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

音蒲膊肉也。

以餘肉和藜菜

搗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

金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
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刃者。不加
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為
重無此法。曾減獲不著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為余
都姑叛。一為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
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
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

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
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續松漠記聞

宋洪皓輯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雖

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雹，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阿保機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總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

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捷，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捷承認，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丞烏悟室在閣下，也都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虞法縛者必死，捷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

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

野。外方小。裁無傷。至七月。魯克宗。滕。虞諸王同日誅。

唐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字文。字文語。悟室為陳王

悟室不以為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未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

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

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閩。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

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
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
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
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
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
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計名納之國
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
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
已會試中選
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榜殿廷唱第
而已士人頗以為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

之制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
逐絕經至於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研童子科止有趙憲
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譯史或以練
事或以閑節凡遞勅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
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朮諸貴人除授則令
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
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

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

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

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

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

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

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字董鋪七十

山下添三條

此三條添入

字首三條也
一條之條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
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
久留無生蠶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
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真櫟中以為異品
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醜類
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
糞覆棚種之予携以歸今禁園鄉園皆有亦可留數
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
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故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
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
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為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
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能觸不越溝塹善牧者

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月仁不能為炭似不變黃色番陽有久苦日病者服
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故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
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
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為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
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舐觸不越溝塹善牧者
每羣必置殺羶羊類頭殺羶音古力北人訛呼殺為骨仗其勇狠行
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羶發風故
不食生達靸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
重五斤皆管脂以為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
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止牧
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兩剪
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為草絆落可撚為線春
毛不直錢為羶則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為裘凡宰
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夸白
此潛羊也。

至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
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
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為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觝觸不越溝塹善牧者每羣必置殺羶羊類頭殺羶音古力北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羶發風故不食生達靸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管脂以為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止牧

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揚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

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
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
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
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陽州四十
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
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
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
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
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

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
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
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
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
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驗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
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
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

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
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
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劉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
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在昔致治之主
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假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
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
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

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
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
垂範於將來以為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
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猷爰
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初治朝品位爵秩
考覈選舉其法號為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
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
古取正於法者亦無拘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
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

名實實舉與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
仍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
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償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
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為言
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
自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民欲端本於朝
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
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必畢眇躬嗣承懼墜先
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

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
於古而累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擬所先行用敷衆
聽作室肯指第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
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
所由適治揭為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
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
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亦承洪緒一紀於茲祇
適先猷百為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
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

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祈以必行，斷宜有定。節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後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遷易為難。政有所因，姑宜仍

舊。漸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充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為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_敢。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為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盜蠱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繫協力，肆登極品。兼縮劇權，何為失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常

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
美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充國王宗。為國至親。與
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虐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
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勳舊。欲孤朝廷。卽其所
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
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南古
楚等。競為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
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
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

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
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
叛人吳十稔心亂。稱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
相與之黨。得厥情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
敢詭辭。而抵譎。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克
悉殄。於今丹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
餘誅。誤更不隲。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
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

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迫羣情祇膺顯號爰第
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
屬為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為四輔三公
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
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
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
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古茂今
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
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

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
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
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
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
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
璽紫昇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
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
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

貌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所報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日；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

中外，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侯而布惠，克凝神於突與，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々。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齎表詣闕，以聞。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帔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遺
御名

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

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司使朝散大夫衛尉少

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右松漠記聞正續二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

漠耳目所接隨筆纂錄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

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禿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

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侍鄰不敢以北方事置齒

牙間及南徙炎荒視膳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

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

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

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齋恨泉下鳩拾殘藁塵得

數十事反袂拭面者著為一篇紹興丙子夏長男

迨謹書

松漠記聞補遺

~~武弁經西元帥投~~

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

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韃靼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謂去

可里逐水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正國則
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正國則
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
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牽故官吏贓穢略無所憚
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下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
閔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
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
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
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
額外公然分之

金人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
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
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
即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勇張獻甫作太原都軍也都監其姊夫劉思與

侍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一國初錢王
所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骨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
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天祚以此作兔

鷓中國謂之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
血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為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
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為鹿角
合頂為鹿頂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
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
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

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斑犀有遊魚形諸犀
中水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
犀白以紙燈近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

耀段褐色淫段白色生絲為絳羊毛為緯好而不耐
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籠者取其茸毛
皆關西羊為之蕃語謂之緝勃北羊止作麕毛

先忠宣松漠記聞伯兄餽板斂越遵來守建鄴又
刻之暇日度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

傍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
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
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松溪
記聞終卷下

